

公道

第一卷第六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一日
通訊處：南京丹鳳街一〇七號
潘希天先生轉
價目：每月大洋三分
代售處：各大書房
廣告刊例：每期每方時壹元五角
時起碼底面全面及長期另議

開發西北與改造縣長

公

吾人前已言之：開發西北不但是一種政策，而且是一種事業；不但是一種言論，而且是一種行動。開發西北的工作，實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人民內外上下共同一致之努力，方可期進行順利，結果完滿，收事半功倍之效，達國利民福之的。

吾人深信開發西北一事，既不如樂觀者之認為簡單易舉，亦不若悲觀者之認為繁複難為。吾人認為此事亦猶他事，得其道而行之，蓋亦輕而易舉者；不得其道而行之，則固無從措手者也。

在開發工作進程中，凡有關西北有關開發之一切法則人羣，無不與此項工作有密切之關聯。各種法則人羣而得其道焉，則消極方面可派除不必有之障礙；積極方面可增加工作上之效能；而其工作之全部，亦可望早日達其標的。反之，則南轅北轍，欲進反退！不從地下開發，反從地上剝削！寶藏仍棄於地下，而人民已轉死於溝途中矣！

何謂法則？各種開發計畫及工作方案是也。何謂人羣？各種文武官吏機關及人民團體是也。政治也，軍事也，經濟也……省政府也，縣政府也，綏靖署也，各廳處也，各局所也，各社會也，……！主席也，主任也，縣長也，委員也，吏役也，農工商學

婦女也，……！蓋無一而不與開發工作有密切之關係。各得其道而行之，則開發工作，易如反掌！苟非其道而行之，則開發工作，難如登天！或難或易，或成或敗，全視得道與否為斷，初非工作本身有所謂繁簡單複之別也。

一一

時至今日，地當西北，吾人認為凡屬開發工作之一切活力動向。皆應從兩方面着其眼而努其力：在積極方面固應興利，在消極方面尤應除弊；在新的善的方面固應力圖建設，在舊的壞的方面尤應力加破壞。汗穢不除，清潔不得；頹屋廢垣不去，高廳大廈何自築成！非有精細之破壞，難有莊嚴之建設；非徹底剷除積弊，無以言創建新利。興利與除弊互相關聯，建設與破壞不能離開。希

本期目次

- 開發西北與改造縣長……公
- 國難之嚴重情勢與國人之最後努力：希天
- 從開發西北聲中西北人得到之教訓：景席
- 中國政治之病結核……駱鳴
- 甘肅現狀之一瞥……府安
- 隴南又是一個荒災……王左
- 青海之土人……樂天
- 抗日歌謠一束……天
- 困苦之回憶……子
- 一份公道的函件……竹齋

一切參加開發工作之官吏人民，首先認清此點。

今之西北，焦枯腐爛之西北也！以言乎興利，則應興之利多矣！以言乎除弊，則應除之弊更多矣！然事有緩急輕重，亦有先後大小。千百可興之利，必一一從頭興起；億萬可除之弊，亦必一一從頭除起。今日興一利焉，明日興一利焉，久則自然興全。今日除一弊焉，明日除一弊焉，久則自然除完。不患利之多，惟患無興利之辦法與決心；亦不患弊之多，惟患無除弊之手段與毅力。如買人焉，收支有賬簿，盈虧有決算，貨物堆積如山，銀錢動擁巨萬，然未嘗感其紛紜繁複手忙脚亂者，有法則，有耐心也。希望一切參加開發工作之官吏人民，共同注意此點。

吾人且不言興利，而先言除弊。吾人且不言除他弊，而先言改道縣制。良以縣長與人民最近，為國家行政之下層負責人，為地方自治之切實監督者，對於各種實際工作，皆有直接間接之密切關係，其地位最重要，而其積弊又最深也。

二二

吾人認為縣政之腐敗，其原因雖不止一端；然縣長之不肖，實為各種原因中最大最要之根本原因。縣長公僕也。縣長必須勤謹懇懇，為公衆服務，方可謂盡其天職！乃今之縣長，既不為公，又不為僕，更不能為公僕！有時甚似家奴私僕，反替其私主蹂躪公衆！丘八掌其類，則還施之於人民；上司唾其面，則還施之於人民，媚上欺下，畏強凌弱，不知自己尚有人格，卑鄙無恥，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慚事！以此等人而主持縣政，以此等人而執行國家政令，以此等人而監督地方自治，以此等人而這個那個，雖百世，勿想訓政工作有十分成效也！縣長，治事者也。其為縣長之目的，應為本其學識，盡其才能，根據法令，按照環境，為國家

為地方為人民進行各種工作，成功各種事業。乃今之多數所謂縣長者，一無學識，二無才能，三無操行，四不懂黨義，五不諳法令，六不明環境，七不知責任，八不愛人民，九……其來也，為作官者有之，為發財者有之。為官之名義而來者，則根本不知作事，亦不願作事。其目的只為印些縣長的名片，得些金色獎章，死後行述上加一條官銜。生前親友間有一種羨譽……為發財而來者，則其未來之先，已向關係方面多費賄賂，在親友方面多借賬債。成本既重，求利更切。給上司及其太太馬弁等費去一萬者，必向人民剝取數萬，以補其本而償其利。如何諂結上司，固其官位，如何巧詐民財，飽其私囊，為其唯一工作，其他皆非所問！以此種存心面為縣長，以此種縣長而為縣政，以此種縣政而為地方造福，為人民興利，真乃緣木求魚、雖萬世亦不可得有任何之結果。

固然，在今日之西北，省政未修明。軍事未統一，土匪未肅清，一切均未全上正當軌道以前，欲獨責縣長之無才無德，獨揭縣政之黑暗糊塗，似為苛刻而不近情理。軍人割據，土匪橫行，省政府既不得為官擇人，縣長亦不能自由辦事。某某縣為某軍駐防，則某某縣之縣長，亦由某軍長官推薦，某某縣之地盤不啻某軍之封疆，而某某縣之縣長云者，實即某軍之軍需官或撥款員也。情勢如此，有才德有氣節有良心之人，誰肯來充如此之縣長！即或有之，不與省府要員行賂，誰肯用他！即或省府想用，但各地均有駐軍，各縣縣長均有駐軍紛紛電保之候缺人（也許早已到差只候省府掛牌任用而已）在，何來機會讓他人！即或機會也有，他做了縣長，但在赤地千里人民流亡之中，今日省府要款，明日駐軍要糧，無款無糧，有恣厥職，拷款搜糧，有類盜匪。更何況世亂人惡，「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人民苦況未能說明，而丘八之掌已批在頰上矣！人民疾苦未能申述完畢，而省政府撤職查辦之命令，已奉到矣！即

或省府不撤，而如此廉耿之縣長。人民固屬愛戴，駐軍已恨之入骨；省府或可信任，而汚吏土豪劣紳……都成他的敵人！處此情勢，孤掌難鳴，滿肚經緯，結果只有稱病掛冠，另讓旁人幹！而縣政之糊塗黑暗也仍然。此之謂積重難返，杯水不救車薪，不能獨責於某縣長一人者也。吾故曰苛刻而不近情理。

雖然，吾所論者，非個人，乃縣長也。吾所欲言者，亦非止于今日縣長之非其人，乃欲言及今日如此縣長之急須改造也。縣長地位之重要，責任之重大，前已言及，今日縣長之不能適應其地位，不能担負其責任，前已言及。縣長之急應改造，其理由已極爲明顯，不必再去複說，吾且進而言改造縣長之方法：

四

自然，在軍事沒有辦法以前，政治也很少辦法，同時在政治沒有辦法以前，軍事也未必能有辦法。這是說軍事與政治很有密切關聯，而不能顯然劃出鴻溝，互相期待或觀望。如何改造軍隊，是另一個重要問題，如何肅清土匪，也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此處都不去說，我們且發一問：假使軍事已有辦法，縣長人才是否夠用？現在的這般縣長人員，能夠當縣長的又有幾個？當了縣長以後，能夠對縣政確有辦法的更有幾個？我們再發一問：省府在可能範圍以內所任用的縣長，是否都根據比較的人才主義？假使有一縣沒有被駐軍佔爲封疆，這一縣的縣長，是否已用得其人？這一縣的政治是否已上建設正道？我們此刻所提出使大家注意者：第一，縣長人才現在究有多少？第二，真正人才是否都已做了縣長？第三，不是人才的僭位縣長何以改造？據我想，西北現有的縣長人才實在還不夠——那般的有資格而靜待掛牌的縣長份子，數目雖多，未必都有充任縣長的智識能力與操守。而且現在充任縣長的人，十分之八

九都是官僚與私僕，而不是真正的縣長人才。以甘肅而論，據我所知，當邵力子要赴甘肅以前，而南京洛陽一帶，曾有許多意圖發財的官迷，想跟邵力子到西北去當縣長，去充人才，而且每逢見了熱識的西北人，必訪問某縣富庶，某縣缺肥，某縣一年能弄多少錢；從沒有問到某處有山，某處有水，某處有何道路應興修，某處有何礦產應採掘……這些人後來到了西北，有的得到了肥缺要職而作了開發西北的人才；有的因爲不慣受苦不慣受貧而悄然歸來！（自然也有真正的人才在內，不能一概抹煞！）由此可見人才之難得，初不僅西北爲然也！以我之意見，不管是西北的道路地貨，或是由東南輸入的車來品，船來品，飛來品，步來品……都應當詳加檢查，妥慎任用。都應該從根本加以改造，把他們作官的態度，改造成作事的態度；把他們發財的思想，改造成立功的思想；把他們口裏爲作事心裏爲作惡的虛偽氣改造過，老老實實向前努力去幹，那久已無可救藥的縣長，久已黑暗糊塗的縣政，或可擁有一種轉機。縣長能改造過，縣政能逐漸上軌道，國家之利，民衆之福，方可一步一步走近距離。

五

在東南，縣長之權嫌太小，一般正有提高「縣長權力」的呼聲，內政會議且有決議案通過。但在西北縣長的權太大了，簡直像專制魔王！中國之大，西北之遠，縣長權力太大的現象，以西北言，可謂迎頭趕在東南之前矣！天道循環，後來居上，如衣服然，城裏人時鄉裏寬，到鄉裏人學城裏人穿衣服時，城裏又行寬衣了！余於縣長之權力問題，不禁有同感焉。雖然，前之寬與後之寬終不盡同，故鄉人終不及城人之時髦摩登也。

一月來接到西北方面陳述縣長兇惡殃民，貪污橫暴……令人髮指之文件六七件，皆確鑿有據之事實，讀之使人心酸氣憤，

無損增加，但各人各處之所逃，類皆大同小異。由此足知縣長之不肖，已爲西北普通之現象，由此更知一年來熱心開發西北之結果，民怨更深，民福更遠，推其原因，固不止一端，但縣長之不得其人，已爲極大之主因。吾人認爲此非某一縣長個人之問題，而爲整個縣長之改造問題，故不憚煩瑣，提此問題來促各方之注意，至於各

國難之嚴重情勢與國人之最後努力

希天

吾人于去年十月一日本刊第二期上，「東三省的喪失與失復」一文中，曾有幾點意見如下：

- 一、日軍侵佔東北三省，爲其根據大陸政策，實行征服全中國之第一步，此種武力暴行，絕不因遼吉黑三省之已被佔去而停止；
 - 二、中國如無討伐偽組織之決心，即不足以言抵抗；如無收復東北失地之準備，即不足以言保守其他未失之版圖；
 - 三、要收復三省失地，要抵抗暴日侵略，應從外交與武力兩方面分別努力；
 - 四、外交方面，應第一與俄國復交，第二與美國聯絡，第三使英法其他國聯諸小國，表示對中國有精神上之同情，而勿助日本爲虐；
 - 五、武力方面應集中國力，抽調精兵，一面防守海岸，一面從陸路迅速進攻，逐出日寇，還我河山；
 - 六、經濟抵制，更須用極嚴厲極堅決之手段，澈底執行。
- 以上意見，實爲客觀上必然應有之結論，亦爲全國健全輿論一致之觀感，正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時經四月，由各種事實上之演進，吾人益信此種意見之無誤。吾人此處所欲說明者，並非前項意見之重新闡述，乃欲根據前項意見，觀察全國禦侮工作，

同志原文、以範圍狹小，且涉及個人，故不刊出。如該縣長等罪惡重大，可直接向監察院郵寄呈狀，請其提出彈劾，加以懲處，毫勿姑息畏懼也。監察院一縣長，極容易生效，人民呈訴官吏之違法濫權，只須確實有據，絕不至有何危險。（要知其詳，請看公道第四期監察院與彈劾貪污一文）

已進行至若何階段，國人在此階段中，究應做一種甚麼工作。

國難發生，已三易年頭，中間遼吉黑三省喪失，上海被燬，生命之死亡，財產之損失，皆不能以數量估計。然吾人細察過去情勢性質，實不若目前局面之嚴重！

在過去，日本之目的無非欲侵略經濟利益而已，但在目前已進而爲領土之佔有；在過去，日本之目的無非欲侵佔東三省而已，但在目前已進而爲侵佔全中國之企圖；在過去，日本對國際輿論尚有所畏忌，但在目前已根本看穿，毫無忌憚矣！攻瀋陽而不抵抗，于是又佔錦州；攻錦州而不抵抗，于是兵不動刃而囊括三省，造成滿洲偽國。滿洲傀儡成立以後，中國政府除一紙抗議以外，並無事實上之嚴厲討伐，于是日本之野心益大；國際聯盟在日本屢次違反其盟約與勸告以後，並無若何有效之制裁，於是日本之野心更大；與日本針鋒相對之美國，在迭次宣言不承認日本以武力造成之事實以後，亦因國內政局之變動，暫時甘守緘默，于是日本之野心，乃毫無忌憚矣！

日本軍閥在此毫無忌憚的野心狂發之下，自然造成一個滿洲傀儡還不夠，必欲再進而煽惑蒙古，煽惑西藏，甚至煽惑內地漢奸，

多造成幾個足供其利用的傀儡，這當然是意料中必有之事。日本軍閥在此獸性發狂之時，自然佔據遼吉黑三省還不夠，必欲進侵熱河，進佔榆關，進攻平津，併吞華北，征服華南，毀滅全中國，消滅全民族，這豈也都是意料中必然之事。最近之強佔榆關，進攻九門口，擾亂秦皇島，以及寇擾熱河，震動平津，都是預定侵略步驟之一一實行，吾人固不必驚惶失措，然不可不認清此乃真正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若不下最大決心來沉着應付，必至一誤再誤，後悔無及！

三

剿赤勝利以後，內患已大減輕；三中全會以後，國內逐漸一致；中俄復交以後，外交亦有新局面之轉變；榆關失守以後，不但全國一致憤慨，即向抱不抵抗主義之張學良，亦敢公開對新聞記者宣布其「血肉性命與國土其存亡」之決心！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多難其可與邦乎，吾人不禁喜出望外矣！

日本之存心併吞中國；為其多年來固定之計劃，得一寸則進一尺，得一尺則進一丈，由蠶食而割裂，由割裂而鯨吞，極其狡猾兇暴之能事。此已為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確切證明之結論，而無可稍事猶疑者。然因國人之惰性已深，倖倖心太重，以致時懷三種謬誤心理：其一，以為「人不撞虫，虫不傷人」，我不抵抗日本，則日本必不侵我！其二，以為我國地大人衆，物產豐富，文化悠久，蕞爾島嶼，如欲併吞中國，實不啻吞服炸彈，自取苦吃！故認為中國必不卒亡，尤其不幸亡於小小日本；其三，以為中國乃世界各國之共同商場，在國際平衡勢力相持之下，任何一國不能獨占中國，即中國必不至為日本所滅。總上三種心理，皆於昏沉夢想中希望中國不亡，尤其認為日本不至滅亡中國。

由于第一種心理之謬誤，於是張學良在數日之內，喪失國土三省。三省喪失以後，方欲苟安關內，不問東北；但日兵不旋踵又攻佔榆關，進寇平津，聲言欲在華北建立新政權，造成第二傀儡于黃河以北。張學良發誓不撞日本，但日本則非一口吞去張學良誓不罷休！（其實是非併吞全中國誓不罷休！）張學良處此絕境，縱不為國家民族之存亡利害計，亦當為自己之身家性命計，於是迷夢大醒，決心抗日了！不過醒悟已遲，抵抗太晚，飛機，軍械，軍糧，軍費，以及土地人民財產……早已被敵人白白拿去！陣地被敵人佔去，軍械被敵人繳去，此時而言抵抗，不亦遲乎！「失足鑄成千古恨」，願國人以張氏為鑑，澈底消除第一種心理！

由于第二種心理之謬誤，於是天天高唱中國不亡論，天天鼓吹中國地大物博人衆，天天自信日本不敢吞下炸彈，天天……，但結果，中國的領土被削，物產被掠，人民被殺，中國真的要亡了！而國人認為日本吞下的炸彈，簡直變成滋補身心的「嘉善茶食」了！國人替日本提心吊胆，以為必不敢連爾吞下，日本反不慌不忙，吃了個暢快舒服！原來現在的世界，不比以前了！英吉利小國也，但其征服佔有之領土，則普遍全球，大於本國不知幾十倍！其他歐洲小邦，率皆統治許多侵略所得之領土，而措置裕如。世代相沿，被征服者往往忘其姓氏，對其敵人多懷憐畏感，無復有獨立自主之意識，一如吾國之一般所謂前清遺老然！吾中國民族在歷史上的幾次亡國，此處不必具論；僅以最近中外交涉而定，其現象果何如乎？法之于……英之于……俄之于……吾人亦不必再說，僅就日本一國而言，台灣，澎湖，琉球，朝鮮，旅順，大連，青島（現已收回），最近乃並遼寧，吉林，黑龍江，整個而佔之，又欲攻取熱河，進佔北部中國而不已！每佔一地，必施慘酷手段，使當地人民，無復有活潑之自由，本領地炸彈皆變成點心魚肉而後已！

事如此，足資借鑑，望國人毋再以第二種謬誤心理，在睡眠昏沉中做他人永久之奴隸！

由於第三種心理之謬誤，於是平時泄泄沓沓，毫無自立自存之準備。一至大難當前，惟有向帝國主義者（國聯本為帝國主義者的集團）申其無聊之訴，妄想利用列強之均勢牽涉，從日本手中收復失地！時經年餘，費盡周章，結果如何？國聯一再遷延，一再搪塞，一再欺騙；國人一再沉着，一再忍耐，一再退讓；惟有日閱則野心益大，橫暴益甚，侵略愈急；幾於形成強盜探囊取物，主人束手待斃之情況！國土愈失愈廣，糾紛愈擴愈大，而守土軍人則愈退愈後！而全國民氣則愈刺激愈消沉！最近十九國委員會有所謂調解辦法者，並否認偽組織一點，亦不敢明白提出，其扶強抑弱，助日為虐之猙獰面目，已使人望之而畏，聽之而悲！加以日本之惡意宣傳，適能迎合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野心，於是國際共管中國之妄想，反造成一部分神經發狂之謬論，以吾人所見，國人如不即剝力自振

從開發西北聲中西北人得到之教訓

景席

二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寫于南京

開發西北，為東省淪亡後，全國人士發覺唯一解救國難之良劑，政府唱之於前，國人和之於後，於是引起一般東南人士，將向之鄙視西北之心理，一變而為重視之心理。熱心開發之人士，亦接踵而來，關於開發西北之團體，又日益興起，似乎西北數省，於最近將來，人民之痛苦，即可解除，偉大之建設，即可完成，救國之本，即在乎此。而西北數省精疲力竭之人民，亦若大旱之望雲霓，自幸本身之痛苦，恐盡，落後，又可藉東南人士所高唱之開發西北，成為事實，可由地獄升天堂，出水火而登衽席，得享二十世紀文明之新生活，即一般西北有識之士，亦以為西北得東南人士如此之注意，西北前途之光明，誠不可以道里計也。然而開發西北高唱以來

作，對暴日有一種嚴厲之懲罰，若靜候國聯調解之結果，不惟失地不能收回，即其他未失之地，如不瓜分，必至共管，而中國之絕不會再在列強均勢之下苟安圖存，則毫無疑義！國人乎，倘仍以第三種謬誤心理而作無聊之自慰，今非昔比，末日就快到了！看着吧！

好了！赤匪逐漸肅清了，領袖逐漸團結了，國人逐漸覺悟了，軍人可以抵抗了，國力可以集中了，外交上與蘇俄復交了，不像以前一樣死心塌地的只靠國聯來宰割了！這足以證明國人之最後覺悟，與決心，一致向前努力，中國已可有救，中國絕不會被日本滅亡！這是我們最後的努力，是全國上下一致應有之努力；如果這一次的努力，得到了最後之勝利，我們將來的幸福是無限量的，是子子孫孫永久享受不完的！反之，如果這一次又失敗了！雖然比束手待斃好得多，但前途就黑不堪言！苦痛無窮了！禍福由人自擇，苦樂由人自取，望國人勿失此最後之時機！

的所得之事實告訴我們，可發現一個真理，恰好中在中國人身上，中國人之擅長於喊口號、為最出色之工作，只知高呼口號，惹人注意，以博得社會上之視聽，開發西北之工作，當然不能逃出例外，結果開發西北之聲浪愈高，而西北民衆之痛苦愈深，西北民衆未佔開發西北之利，而反蒙開發西北之害，使西北民衆，聞絕妙好聽開發西北之口號，如萬箭之攢心，見開發西北之實行者，如豺狼之入庭室，趨之愈進，避之愈遠，喊之愈高，恨之愈深，余亦西北之一邊氓也，茲將開發西北口號唱出後，西北人民得到之教訓寫來，以供關心西北者觀覽焉：

開發西北之目的根本錯誤，中國人利用摩登名詞，以行其自私

自利，已為普遍之現象，尤其一般官僚政客……善弄這一套見，故自開發西北之口號高唱以來，在倡導者之心理，孰謂其言之無理，存心不良，然而一般善於投機之流，則利用開發西北之名詞，全打算為個人謀福利。置其原意於不顧，吾人不觀自開發西北口號高唱以來，所謂東南一般素日號為熱心開發西北，以及過去與西北有長久之歷史，號為西北通者，或向中央運動以名義，或連繼以職位，緊家挈眷，引朋勾黨，源源而來，及其至西北也，不知西北之政情如何？民間痛苦如何？對於鑛產如何開採？對於水利如何振興？對於交通如何開闢？對於……其首要之工作，位置高者，任用私人，露官賣爵，位名小者，打探某縣缺好，某機關收入多，總之所謂開發西北，開西北人之生命，而大發其金錢也！加以航空之便利，安然將開發西北之所得，保險運回其家也，此種事實，在甘肅方面！表現的特別顯明，無庸吾人再為贅言，復次開發西北，為一種關係國計民生，為社會人羣謀永久幸福之偉舉，必須抱

中國政治之病結

中國政治之衰敗混亂，已呈現出十足亡國滅種的條件與現象，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凡是憂懷國是者，當然有此同樣的感覺與忿激！

如何才能救中國？如何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對於此重大問題的答案，灼見宏謀，當然不少！吾人今茲所言者，厥維從事政治運動者及一般服務于社會者之心理的改革：

什麼是政治？「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這是總理精悉的界說；明乎此，可得一結論：即政治之精萃是公衆的，服務的，不是自私自利和個人享樂的，反之，凡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其結果在政治上所表現的，當然是衰敗混亂，以

以堅強之魄力，吃苦耐勞之精神，方能於事有濟，期於必成，而不幸自開發西北之聲浪高唱入雲以來，一般熱心開發西北者，革其履，西其服，行非汽車飛機，不足以快其慾，擺其風，顯其尊嚴，毫無熱心開發事實之表現，似乎西北為其殖民地，十足的表現帝國主義之色彩，西北將為其納福之場所矣。再者有些開發之人，體不足以勝衣，手不足以持重，來至西北，不過逍遙于廣大都市，對於西北豐富之礦，未見一斧之鑿，荆棘充塞之道路，未見一簣之移，豈山野曠之濯濯，未見一木之植，以至一切……俱不過口頭筆端唱高調而已，是如此之言開發西北，真所謂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了。

總而言之，西北人從此種所謂開發西北之事實中，可以得到深刻的一種教訓，當惕於天助自助之格言，速起而自圖之，再勿靠旁人了。

核

騶鳴

至於亡國滅種，此不移之理！

於此，今日中國政治之病症果何在？吾人敢坦白直率而言曰：國家的衰敗混亂，政治的不上軌道，皆由於自私自利一念之差所形成。因此爭奪之風高漲，服務之念泯滅，苟有利於個人者，大而貪污賣國，小而盜竊逃走，皆所不計，此風不去，國何有救？

政治之推動者，為官吏，官吏乃國家之工具公僕，此工具公僕，應儘量發揮其服務之精神，以盡其被使用之效能。萬萬不能忘其本身之責任，反而處處以作官為私人營利之場合，視政治為個人享樂之舞台。然而，中國今日之情形如何？中國今日之情形如何！

我人深信改造中國，挽救中國，必需對於此種病根之所在，實

以大澈大悟而拔除之。此病根爲何？即從事政治運動者，及一般服務於國家社會人員之自私自利，簡言之，貪污享樂實爲中國政治之病結核。

貪污——「貪則無恥，無恥則上下亂……」舉古今知名之政治家，莫有不具備廉潔從公之信念，一世怪傑莫索里尼，曾有言曰：「余自信無特殊之材能，但余有一事可以坦白告訴於意大利國民者，即余早晨被敵人一彈暗殺，余之妻子，晚間即有典當作炊之慮……」(Mr. B. Mussolini: By Autobiograph)且總理昭示於吾人者，一則曰建設廉潔政府！再則曰革除個人主義，而今日黨政府下政治之表現，是否如此？言之誠堪痛心！

政府特派人員可以私運毒品而無罪，某部部長可以挾款不交而無事，某部次長可以受賄喪權而逍遙海外，中央委員有身任數職而兼差兼薪者。兼差兼薪猶不足，每去上海一次，持有政府發給免費車證，而同時又向兩個以上機關支領路費者，有以公費公然視爲私人薪金者，有以採買公共用品材料時，公開提扣幾成者，甚至侵吞賬款提用提費而剝削災民者，類此痛心之事，不一而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演而各省縣市政治上之黑暗腐敗，無法無天，推究

甘肅現狀之一瞥

我是一個生長在文化落後尙待開發的甘肅的土人，本來沒有受過相當教育，學問的淺薄，不可言喻，所以對於現社會，尤其是甘肅，擺布在目簾前的一切的一切，毫無觀察能力，就不會評判；同時更因爲泰山般大力的壓榨，環境的惡劣，人心的險惡，實在是禁若寒蟬，也就不敢開口，啊！同是人也，獨有我竟這樣可憐，想起來，這是多麼令人傷心！但，我廿年來的景况，實在有許多地方，

其極，無不由於貪污之風以形成，國家對貪污官僚，無劍及履及之懲治，官吏對於法紀視爲等閒無用之具文，在職人員，不計職務之推進，惟恐弄錢不多，正是：「今日有錢，今日逃走，渡過明日，無人追問！」而其平日高談闊論，放言革命者往往於腐敗官僚所不爲所不敢爲者，此輩人盡爲之，以此而言革命，以此而談廉潔，以此而講建設，以此而改造社會糾正人心以求政治上軌道者，豈非自欺欺人耶！

中國今日之病象在乎國民民生計之破產，國民民生計既已破產，國家政治從何談起？而致此國民民生計破產之原因，實由於政治之貪污，政治貪污，其結果橫征暴斂，官肥民瘦。天下未有官肥民瘦而國家可以長治久安者，環顧國家今日處境之危困，已至萬劫不復之地步，亡國在須臾，而一般官僚軍閥政客及自命爲革命完人者其貪污自私依然如舊。此種政治上之結核病菌不除，國家永無復生之一日。吾人敢大聲惡呼曰：政府爲國家爲人民，應下最大之決心，去此政治上之病結核，剷除貪污，中央負責人員尤應樹立標榜，爲天下倡，否則民貧矣官富何榮？國亡矣，私財不保！願賢明政治家有以注意之。

府安

不但是有心世道的明眼兒看不慣，即就是我小子也覺着太豈有此理！於是不顧惡勢力的與師問罪，就情不自禁的思欲吐之爲快！

(一)

本黨——中國國民黨 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努力而早經彌漫全國的國民革命，遲至民國十四年秋，甘肅很少數的知識份子才略有所聞，記得當時李漢三先生以甘人的資格，奉了 孫總理的使命先抵

天水，教育界開會歡迎，後來奉行故事的追悼中山先生，三中某教員有輓聯云：「先歡迎代表，後追悼先生，」這足以證明國民黨的空氣在甘肅的開始時期了。趕到國民黨人甘以後，即命令各機關各學校均設立中山紀念室，懸掛總理遺像遺囑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聯語，才漸漸有入黨的人，並且有甘肅臨時省黨部之組織，甘肅政治中心的蘭州市總略有國民黨的風味，但三民主義的內容是什麼，誰也莫明其妙！大概是十五年的冬天吧，聽說中華書局蘭州分店寄到了一民主義，我和兩位朋友由城外恨不插翅的趕到蘭門西邊的該書店去，號影說「僅僅來了廿本，薛（子良）省長完全預先訂卜了」，結果交涉了好久，以同那掌櫃先生認識的關係，才允許按定價（四角）加一倍半，讓售了四冊，回來以後，七八個同事又爭奪了半響，約莫一週的工夫，全體廿幾個同志都輪流細閱一遍，同時在綢緞街——現在的中山大街——的某書肆郵包寄到中山叢書數十部，每部以超出原價（二元一角）三倍以上，竟不兩日而銷罄，這種情況或者不無好奇心在裏邊，但亦可知當時一般人士之信仰中山重視國民黨而愛護三民主義之一班。從此以後，經過熱心革命者長期的努力，以及當局的贊助，在十八九年的當兒，全甘六十多縣，成立正式縣黨部的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只蘭州市的黨員數量，聽說有好幾千，一般民衆最低限度，都知道孫中山是革命領袖，國民黨是爲人民打不平的。假使有加無已的向前邁進，估計到現在，甘肅的革命潮流，一定要漲而且高，那般貪污劣劣，或可完全斂迹，民衆的痛苦，或許不至到這步田地，孰知以國民黨的失敗，竟牽掣到辦黨人員，輕輕的以「除孽」回銜，很穩固的高載在各個從事革命工作人員的頭蓋骨上，他們也就灰心喪氣的停了擺，同時一紙公文各級黨部通通關了門，所謂「除孽」的「除孽」，也就連帶着撤開革命重大事業，改頭換面的各自另找出路，以謀生存去了。

國民黨在甘肅的進展期，在此時光之下，就算暫告一段落，這是多麼令人傷感交集的一椿事！

可喜在去年的三月間，所謂新的省黨務整理委員會成立。凡有心肝，孰不額手相慶國民黨在甘肅的生命復活！方冀負領導責任的大人先生們，誠心誠意遵奉 總理的全部遺教，喚起全甘民衆，劃除一切革命障礙，以求三民主義之徹底實現，孰知企望愈殷，則失望愈甚，事實告訴我們，竟然完全背道而馳。自去年到如今，屈指以計，整理了足足兩年之久，有縣黨務整理委員會的，僅十餘縣，其已經登記黨員，就皋蘭縣所屬而論，——連前蘭州市整委會所登記者一併加入——不過二百之譜。黨的基本組織是區分部，試問近在省整委會肘腋之地的縣黨部所隸屬各區分部兩年來的工作是什麼？會議記錄有幾頁？請全盤公布出來，大家看看！至於最高黨部總算差強人意，每週還舉行兩次會議，但除掉這種例會而外，其他工作何在？恐怕首屈一指的成績，就要算每個大委員每月乾拿老人頭一百八十元，以供間日打牌每天抽煙的揮霍了，再者我們要知道無論做何生理，除却和衷共濟，是不會成功的，況當此艱難當前，外交緊張的當兒，從事革命工作的人們，尤其負領導全省黨務重任的大委員，更非集中力量，一致團結，那瀟灑在甘肅的封建勢力是絕對不會稍有斂跡的，試看甘省的黨整委，區區的七個當中，豈分着腐化中立革命的三派，平日總是互相設法排擠，聽說比較重要的案子，每當提出會議，不是因權利衝突，延宕至兩月之久，無法解決，終成虛懸，就是惡言相加，一罵而散；近來因爲撤銷趙康侯報社社長兼職，牽連到會中一部份工作人員受人指使，對許運溪幾乎用武，所以許先生由請病假而跟隨後到陝軍東去，——某整委平日關許運溪是陝軍的走狗，陝軍是許運溪的後台，——其他內部的怪現象，真是罄竹難書！說到一部分省整委的人格和品行，更是精不

堪言！先 總理所主張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可謂新喪無餘，把那卑污貪毒淫穢等等，真是應有盡有！前次蘭州市中等以上七校教職員運動經費獨立，各校學生共同援助，在空氣正值緊張的中間，各通衢大街發現共產黨的標語，以謀架禍於教育界，陷害青年學子，其心腸的陰險，手段的毒辣，可以說無以復加！據社會傳言，出諸該會某科主任之手，果爾，才真正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了！今者全甘黨員，稍有面皮的不願作國民黨員，軍政各級人員動輒就說：「像這幾位先生辦黨，黨部儘可關門，藉省甘民血汗！」影響所及，先 總理艱難締造的國民黨，在甘肅幾將根本發生動搖！總之，如春荷般生長在甘肅的革命萌芽，不但摧折無餘，可以說，入地三尺，連根鬚都斷絕，已經是灰燼火滅，這又是多麼令人為黨國前途由失望而不得不痛哭流涕者也！今後欲謀提高黨的精神，鞏固黨的基礎，擴大黨的作用，就先請甘肅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拿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就近監督指導，加以糾正，或向中央據實報告，澈底改革，同時，務望全甘忠實黨員一致團結，為黨除害！

(二)

有人說：「甘肅的政治，還沒有上軌道」，其實政治在甘肅，好像一亂麻，原來就無軌道可上！我們打開省府委員會議紀錄，並且細聽邵主席每次的講演和談話，就可以明白邵主席本來是遵奉中央開發西北的意旨，來誠心誠意為破碎支離的甘肅謀建設，替萬劫不復的甘民解除痛苦的，但，理論和事業，每每不相溶化，邵先生所主張的是和平，而各實力派相互之間，總是各不相睦，因為權利的衝突，而發生暗鬥和爭奪，以至一方面的由被虜而完全歸于消滅的事，那是極平常的現象：大的像陳珪璋的無下文，小的如邢巖棠苦心孤詣所收來的清鄉隊的被繳械，以及最近甚囂塵上王旅長富法的

全部沒滅，以及其他互為消長的等等。在這種情況之下，欲求政治統一，豈不真難乎其難哉！至於「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情事，那簡直是甘肅老百姓的家常便飯！記得在九月間的時候，邵主席曾直接和間接令飭「駐甘各部隊不得干預行政司法等事」，可是槍桿老總管你那一套凡是在自己駐紮的範圍以內，為統制指揮和狼狽的便利起見。保存他的什麼處長主任等等，先後掌理該縣縣印的電報，聽說有時候像雪般的飛遞，負責者因為力量的薄弱，接到公文以後，就得「有求必應」的照樣牌示，那裏還談到資格和履歷的審查調驗，要是不「依法砲製」，那銜命走馬上任的薦任官就得捲旗息鼓，甚或抱頭鼠竄，這裏邊不知道是否含有「干預」的氣味！據報載省府第卅八次會議上，曾決議「各軍提款委員所帶武裝士兵，不得超過二名，其給養仍須自備」等語，但事實怎樣，真令人欲哭無淚！原來本省各部隊的軍餉，負財政之責者，只為減少自己的麻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平常都是不顧事實的任意指撥在各縣，由軍隊直接提取；那些兵大爺奉到撥款命令——其實不按公文手續的比較還要多些——就馬上至少帶領着半打子背盒子槍的，耀武揚威向那縣政府所在地奔馳，一去不問有無，就要縣官毫不遲延的一五一十如數攤在眼簾前；至於他們幾位的供應如像雞羊豬肉，鴉片土，砲台烟，以及起程時候的路費等等，更須他那裏張口要，你這邊得閉口到，否則，那無情的馬棒皮鞭槍頭等等，就毫不客氣的要請你縣長科長以至於收發雜務等人員公平承領，這樣的景況，假如單純一點，也還可以忍痛一時，但是同一縣，同一時間，每每總是不下兩三處的常川駐紮守着，其他像「油籠裏捉龜」——上的上，下的下——的，更不知有多少，試考查過去多半年當中，縣長「因病」電請「辭職」的，總居半數以上，趕到奉令交卸，離開縣衙門以後，就像剛脫離協和醫院的養病床，輕快萬狀，莫有一個聽說有什麼疾病的，

就可知其辭職的梗概！

刻下省府當局禁種烟苗和停征款款的命令，很嚴厲的已經頒布了多少次，各軍事領袖也曾聯名通電服從省府禁烟令，民政廳曾經委派禁烟大員分赴播種冬烟各縣切實查禁，據報載不是說某處的冬烟未種，就是說某地的冬苗實行犁鋤，或者謂某縣的區村長向縣府具結，誓不種烟；觀此，甘省實行禁烟要政，似乎是軍政民衆上下一致，絕不會有什麼令人失望的，可是究竟全甘毒卉是否從此絕種，拿過去的一切作大小前提，將來的結論是否可觀，近視眼的我小子，實不敢必！聽說六十六縣分攤的煙款罰款，因為灰皮大人的苛索，以及一般縣長先生們的委曲奉承，有許多縣分，按過去每年攤派的數目，已經把廿二年的征收齊了，有的把廿三年的都催收了，還有預征到廿四年廿五年，天！由天災人禍淘冶出來的老百姓的生路在那裏！

(三)

國家的養兵，其目的在捍衛國土，保護人民，我想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終年寄生在甘肅民衆身上的那些武裝大爺，其職責所在，好像有點不是這樣，試拿最近調查所得，在甘肅版圖上各霸一方各樹一幟的匪首，竟有馬背弓，崔虎臣，馬忠善，華國勝，高繼嶽，高如嵩，陳如聚，馬成法，楊撫權，何智聰，沙海龍，閻俊山，張雙印，羅憲章，郭承順，楊凱，楊耀華，馬三娃，馬桓武，

隴南又是一個荒災

自民國十八年的饑饉而後，甘肅的人們，都經過了一個可怕的飢餓之恐怖，流離死亡的慘淡陰影，已深深的印入各人的腦中，直到現在，雖然隔了五年之久，但是那「鳩面菜色」「野有餓殍」的可怕

何繼明，馬效德，華民國，李福行，崔翠，高文光，花得勝，惠春清，張廷芝，馬腰鍋，馬如倉，等卅股之多，統計人數共約八千之譜，雜鎗不過共有四千五百支以上。至於咀嚼民脂民膏的所云正式軍隊，有九萬多人，鎗械雖然不大精良，大概每人總有一桿軍器，再加上迫擊砲機關鎗手榴彈等等，用以抵抗日寇或許不足，拿來剿滅甘肅的零星土匪，我想綽綽有餘，可是在最近數月以來，屢次被匪恣淫擄掠，焚燒殘殺的區域，竟仍有靜甯，隆德，莊浪，華亭，崇信，留縣，涇川，正甯，固原，慶陽，海原，靈台，環縣，天水，武都，文縣，成縣，徽縣，西和，禮縣，兩當，康縣，秦安，清水，通渭，甘谷，武山，靖遠，會寧，臨潭，岷縣，古浪等卅二縣之多，統觀以上所述，他們是否有忝厥職，無顏以對甘民，我也不敢說，恭請閱者評之！

說到民衆的負擔，更是令人不寒而慄！細考災後全甘人口僅有五百多萬，軍費一項支出，年約九百餘萬元，除不能生產的老弱以及不會生產的婦女等不計外，壯丁平均每年每人要負擔軍費約在十元左右，這種重的負擔，恐怕全國各省再沒有的吧！況且那苛稅雜捐的抽剝，是層出不窮，土匪強盜的搶掠，更是有加無已，以致社會農村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無產可破的地步，甘民前途，何堪設想！！

二一，一二，三一，於隴上，

王左

情況，誰也都能想到誰也不會忘記的吧！然而「破塌房子連夜雨」不幸的隴南，偏偏又遇見了這樣的劫運！恐怕在二十二年，又有一個十八年樣的饑荒來臨，薄命的隴南人，再要在兵荒饑重壓迫之下，

要過一大半了！

去年的隴南在(1)屢遭軍隊移動及戰事上的影響，農事未得及時耕耘，(2)雨量缺少，田苗盡枯(3)捐款迫切，民無餘糧的原因之下，田禾沒有收成，以致糧價漸漸升高，而多數貧民，都已經沒有吃的，換起饑寒！所以我們預料，今年將又成為十八年第二，有一個極大饑荒，呈現在我們的目前；

現在我們說這種悲傷的話，並不是作無病的呻吟，只要看一看目前的事實，便可以明白要發生什末一種情況了！

1. 由數年來糧產收成的比較上看，今年的隴南又是一個可怕的飢荒的年份！

年別	隴南各縣				
	武山	甘谷	天水	禮	成
十六年	四斗	四斗	四斗	四斗	四斗
十七年	二斗	二斗	二斗	二斗	二斗
十八年	三斗	三斗	三斗	三斗	三斗
十九年	三斗	三斗	三斗	三斗	三斗
二十年	三斗	三斗	三斗	三斗	三斗
二十一年	二斗	二斗	二斗	二斗	二斗

2 由去年糧物之收成上看今年的隴南雨又是一個可怕的饑荒的年份

3. 糧價之漲落

月份	每斗						類別
	西和	秦安	成縣	徽縣	禮縣	天水	
元月份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麥
十一月份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米
十月份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豆
十一月份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八元	高粱
十二月份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穀
元月份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十一元	糜

我們從小以上種種的觀察比較上便能預料我們今年的悲運。至於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之糧價低落，其原因，大半由於捐款過急，以及今

年地丁在去年已經預征之故，所以貧民的糧多數流出，而集積於較懸殊的人家，以致貧民在去年十二月份，已經形成飢餓的雛形，依據調查所得，其情形殊為可怖！

以二百家之莊村為準，其調查結果，大致如下表所列，足食的人數銳減而飢餓的人數銳增。饑饉之恐怖，已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元月而後的情形，更不難預料而知也！今茲吾人之薄願，唯望全國的慈善團體及國家服務機關，大發慈悲，急起豫防這個克災，不要到目睹死亡相藉的時候，徒為扼腕了！

青海之土人

青海這個名詞，在我國歷史上地理上占了好久的歷史，但是國人對於這個「青海名詞」，沒有深刻的記憶，現在雖然定為省名，已經有五年的歷史，知道她「青海名的人」，很不普遍，注意她「青海的那更少了，惟其如此，若你在郵局裏投信給青海某地，郵局的收信者先給你搗幾個蛋，明明封面上寫的是青海某地，他偏說「寫的不明」，「再註明一點！」投在信箱裏，恐怕發信人還要受檢信生罵幾句胡塗！混蛋呢！青海神祕，青海的一切，都是神祕！外間人真莫名其妙，就是中央派赴青海的代表專員們，來往一趟，其所知者，亦不過苟求之末也已。

其餘的暫且不提，單就民族方面說！青海有漢族，滿族，蒙族，藏族，回族，除此五族而外，尚有似同非同之撒拉，假蒙非蒙

的土人，似藏非藏的獯鬻……：若使人種學者考據，必能尋出許多不同的種族，因為種族複雜，再加上土域遼闊，交通不便，神祕的青海能把神祕保持到二十世紀。現在仍是神祕的奧區呀！

樂天

見青海土人問之，他們都說是沙陀李晉王之後代，查沙陀係突厥之別名，唐憲宗時，其莫長朱的執宜投降唐朝，其子赤心平亂有功，進升大節度使，賜名李國昌，其子李克用封晉王，青海李土司，就是李晉王之後代，不過李土司所屬的土人，都已漢人化了，現在大部份土人，居於沙塘川及紅崖代溝，哈拉池溝一帶，分屬於李土司，吉土司，納土司，汪土司，陳土司，人口約有五萬餘，沙塘川就是古沙陀國云，土人以耕牧為生活，勤善耐勞，頭戴黑

人口		月份	
足食	日食一餐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六十家	七十家	八十家	七十家
七十家	八十家	八十家	八十家
五十家	三十五家	三十家	三十五家
二十家	十五家	十家	十五家
			完全飢餓

以二百家之莊村為準

牛毛毡帽，身穿牛毛褐衫，皆係自造自用，忠實篤厚，顯於面上，所以最為縣衙役及土司衙役所欺弄，而土人亦認衙役是官人，最為懼怕，因為衙役們能把鐵繩拴在他們的頸上，拉他們到暗無天日的班房，或監獄裏！

女子都是天足，步履穩健，矯捷活潑，該是可愛，長靴靴上，繡花如錦，頭戴奇異式的花帽，嵌以明珠，綴以絲繩，垂於頸後，旖旎如雲旋，每於各寺院景觀（賽神）時，多來與會，平時耕作，與男子一樣，身穿黑裙，勤儉到極點了。

土人信佛，每家必有神龕，供奉佛像，尤信奉狗頭精，所以若到土人家去，主人不願給你的東西，不敢隨便拿去，因為拿與主人不願意給的東西，他們的神狗頭精必跟上去作祟，使你生病，或家中鬧鬼，以至你拿去的東西送回後，才得安然，這事雖屬迷信

但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次我問牠們：「衙役磕去的你們的錢，你們的神——狗頭精能送回來嗎？」牠們含笑的說：「他——衙役拿去我們的錢也定不會富起來……」

土人每家裏有個大燒炕，按一間房地全都造成，坑底與灶火連通，時常溫暖異常，進門就上到坑上，坑中心煨火一堆，席地圍坐，吸煙，喝酒，吃茶，談閒，若在冬天，那坑上圍坐談閒，或飲酒作樂，真寫意極了，可是這大燒炕上，非最親近最相善的人，不能隨便讓你去坐，

土人另有語言，沒有文字，他們的語言，與蒙語藏語均不同，說起話來，似乎舌尖音很多，再加上他們的薄薄的嘴唇，說話之間，大有孟老所說的「鳩舌」之樣子，現在因為週圍環居的均是漢族，所以說漢語與讀書的人慢慢的多了，但大多數土人，仍守固習不變，所以在土人莊村裏所設的小學校，學生很少，且學生多由大家像當差式的僱送的。

土人性嗜飲酒，與蒙藏人相同，因此在青海有句：「西番見酒，豬鬃、獐狍山羊之稱，見柳枝必爭吃之，柳皮亦多被噬食」見柳的諺語，但在土人地方就改用：「土人見酒，豬鬃見柳了」余因友約，到土人地方，與那阿若者相遇，酌飲三日，那阿若終未醉倒

，舉杯輒說：「土人見酒，豬鬃見柳」，一飲而盡，嗣連至幾家，坐未定而酒先來，其嗜酒可見一斑，所以臨近土人而土人互市的威遠堡（十九年設互助縣）的燒坊（用青料釀造白乾酒，俗名燒酒之所）之營業，凡十餘家，均極發達，操該地經濟上的特權，其他商業，莫敢望其背。

現在土人給國家應納的糧草，大半向樂都西寧互助等縣政府定納，可是給他們的土司，也要定納糧草，當差方面，也是一樣的雙担，他們的土司，每年還要推派下鄉費啊！太太的胭脂費啊！小姐的糕盒費啊！婚喪費啊！茶烟費啊！……這種傳統封建的進貢，他們的土司老爺，隨便派索，他們只

抗日歌謠一束

一，醒！醒！醒！
風聲緊！
日本佔我東三省！
搶了財物殺了人！
慘忍啊慘忍！
可恨啊可恨！
二，起！起！起！
大禍已經輪到你！

得完納，不敢違抗一分。

如有詞訟，就去告訴他們的土司老爺，土司或土司的家人，審詢一過，無理的屁股上打給一頓大板，罪重的把頭頸夾在車輪的輻條間，以防逃跑，後來雙方錢也化了，氣也出了，填具甘結完案，這種不合法的審判和雙重負擔的糧差，應該要根本取締才是！總之土人的風俗習慣及一切均有特屬之點，這篇不過說了大概，還望閱者！把較詳的東西，能夠拿出來貢獻給大家看，至於前所提的撒拉，俟編詳情，日後再敘，疏略之處，尚希原諒！二十二年二月一日於南寧

呆子

日本鬼子不講理！
你不殺他他殺你！
好漢從來重義氣，
受人欺侮不如死！
哎呀！誰給日本鬼子當奴隸？！
哎呀！誰給日本鬼子當奴隸？！
三，幹！幹！幹！
大家一齊起來幹！
嫂嫂來縫衣！

媽媽來做飯！
弟弟送糧草！
哥哥拿槍彈！
妹妹當看護！
爸爸開醫院！
大家努力向前幹！
大家齊心向前幹！
與日寇不共戴天！
與日寇不共戴天！
四，進！
進！進！進！
向前進！
日本鬼子不中用！
攻出山海關，
攻到滿洲境！
驅逐倭奴回東京，
拿得漢奸不饒命！
五，團結起來戰！
一根線，容易斷！
一束線，摘不斷！
大家團結起來，
與日本鬼子戰一戰！
六，打敗日本過新年！
雪飄飄！
風號號！
國外健兒血染袍！

不怕餓，
不怕冷，
一心拼命打日本！
打敗日本國家安，
快快樂樂過新年！
七，東三省是中國的！
東三省，
我江山；
幾多年來不變遷！
建行省，
設長官，
青白旗幟滿地懸！
世界上誰不看見？
世界上誰也看見！
八，可惡的日本！
日本鬼子肆凶蠻，
併了高麗併台灣！
前年佔我東三省，
今年又佔山海關！
攻熱河，
擾平津，
到處亂殺中國人！
九，知恥報仇！
中國人，
氣昂昂！
神州華胄祖炎黃！

誰家兒女沒爹娘？！
誰家爹娘沒心腸？！
忍看日人佔我地方？！
忍看兒女傷？！
忍看爹娘亡？！
十，應抗日！
日本人，
太毒辣！
世界各國都罵牠！
我們起來打倒牠！
誰都對我說好話！
我們此時不打牠，
人人笑我是傻瓜！
十一，鐵血抗日！
日本人：
太兇狠！
世界和平他作梗！
公約他不遵，
公理他不懂！
只有鐵血對付他，
看他覺醒不覺醒！
十二，日本不可怕！
我們不要怕日本，
日本無可怕！
我們不要靠國聯，
國聯已成空空架！

我們齊把決心下！
我們齊把犁耙拿！

只要大家一條心，

日本不可怕！

日本不可怕！

十三、避飛機！

噯！噯！噯！

敵人飛機來天空！

不要行動！

不要點燈！

爬在地上！

爬在牆根！

困苦之回憶

(五續)

鵬

城門上有守衛者，他們在我們週身上下觀察了一番，認為是些正牌的難民，放我們出去。我當時心中想着，此門一出，怕是一去不復還了！出得城門，走了幾十步，就到戰壕邊了！這戰壕不大深，也不大寬，是城裏的兵守着，壕上有幾乎腐朽的兩條破板，難民都由此渡過，板邊有兵，一面注意着敵人不時發出的「拍」排「把」必」的槍聲，一面注意到難民身上的稍新衣服及其他物件；他們恐怕帶到敵方，供給敵人以物質之幫助，所以都一一剝奪下來，穿在自己身上，表示利權不能外溢！好在我與須君梯帶

爬進草中！
爬進樹蔭！

十四、防飛機

噯！噯！噯！

敵人飛機來天空！

多掘地洞！

多備水筒！

埋好鎗砲，

悄悄瞄準！

以防火警！

以射敵人！

有學校護照，兵大爺看到上邊有紅印，有黑字，還有一個紅筆大勾，兩個紅筆大圈，以為必是官長們的親戚朋友，所以留個情面，未加搜索。
我們過了戰壕，直向西南行，滿目荒草，亂雜迷離，不辨地形，時而這邊把「把」把「把」幾聲，時而那邊拍「拍」拍「拍」幾聲。有時流彈從耳邊飛過，但聞仍「仍」仍「仍」仍的聲音。我們就急忙臥倒，藏在荒草深處，待過一回兒，再爬起來慢慢向前走，走上半刻，又聽得「仍」仍的一響，急忙爬倒在草裏！如是忽爬忽起，旋避旋行，直到下午五點鐘以

後光景，我們才走到了另一個戰壕邊，引導我們的那位鄉人，叫我們暫在草中蹲着，他先去向戰壕上的軍官打招呼，約麼一剎鐘時，他又來了，領我們直到壕之最近處，那裏已有很多難民集聚着，有的是本日出來的，有的是前數日出來的，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臥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都蓬頭垢面，以泥為甃，以水為被，如冤鬼之在地獄，如死囚之待處決，我與須君梯兩個也混在裏面蹲下了！

「啊！戰壕，那樣深而且寬的戰壕！何時過了那像奈何橋一樣的長板，大概，就可以脫生了！」我心中這樣想着。因為看到那戰壕不比已經過來的一條。很寬，約有兩丈多寬；很深，約有兩丈多深！壕上只有一條長面仄的木板搭着，板上滑滑的，又是泥，又是水！這時我們混身都被雨水溼透了，整天沒吃一口東西，但不覺得飢餓，也不覺得涼爽，我們不覺得有任何意外的痛苦，我們只希望快點把我們放過那戰壕！

我們等候了許多時候，等得心急到幾乎從腔子裏跳出來了！直到天已昏黑，解放的神才慢慢見到。幾個兵大爺從長板上過來，像檢閱一樣，把難民循環一過，一則看看有無偵探藏在其中，二則看看可剝奪的財物多少。循視畢，他們開始工作了！他們把稍

有衣物的難民，都另叫到一個地方去了，在這個地方，借搜檢違禁物品爲名，把東西一樣一樣扣充留私。然後把這些人提前放了過去！我們是無財物者，一則我們襤褸得實在可憐，二則有六塊銀元在暗中秘密保護，所以對我們似乎優待一點，沒有即刻脫我們的衣服，並且沒搜檢我們的身上。

滑得像魚脊梁般的木板，難民們一個跟一個的往過走，要是不幸跌了下去，兩丈多高，也得弄個半死不活！當時跌到濠中的婦女們有多少，跌成甚麼樣可憐的情況，我都來不及細看！我只是跟在許多難民後面，像在運動場走天橋一樣，戰戰兢兢的走了過去，幸而沒有跌在濠裏，真是萬幸！

過了木板以後，又來一隊兵大爺，把難民一一重新檢查一遍，以免有所遺漏。於是許多婦女們，都被兵強曳了去，遠遠只聽見一片婦女們叫饒的哭喊聲，有的婦女們在被強姦以後，把衣服都脫去，赤條條光溜溜的，流着眼淚各自在田野間涼冰冰的泥濘中逃命！天呀！誰無父母，誰無妻兒？睹此慘狀，能不痛心嗎？真令人欲哭而無淚！所幸我們是男子，而且處處沾那六元大洋的光，剛要輪流到剝奪我們時，那六元大洋就來庇護了！金錢的魔力，真不能不使人咋舌！「有錢買得鬼上樹」，本來是一句笑話，但拿錢

買到匪兵不搶劫，世上真有此事的！我們當時竟得免除了許多意外的煩惱。據我想，如果將來天鼓響，魚龍變了化，女權提高到房脊上以後，一定會有許多婦女土匪，婦女軍隊，照樣來強姦男子，使男子見了婦女，也嚇得魂飛天外，赤條條在田野間逃起命來！正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鷄欺侮「阿木林」的男子一樣！

在搜剝完畢以後，我們都像脫籠的鳥，漏網的魚，重新得了生命。雖然大雨下着，衣服更溼得沉重了，但在精神上，反覺得輕鬆了許多。因爲兩方面的戰壕已都渡過了，而我們的生命仍舊存在着。我們想到城裏紀念着我們的朋友們，不至因爲聽到我們的死訊而悲傷。我們想到一切愛護我們的人，都不至因我們之死而失望！我們精神上的確舒暢了！好像放了千斤重担，休息在自家的床上一樣舒適！當然了，前途還正布滿了泥濘與荊棘，但那些一切的艱難困苦，在我們的心理上都不在乎，都勝不過得了生命的愉快。海闊天空，頃刻之間，別的難民都不見了！他們都是本地人，難說天黑了，但地理熟悉，所以都各自投奔去路了！惟有我與須君悌兩人，都是遠方之客，雖說以前也會在大小雁塔附近遊過，但此時因爲戰壕，荒草，飢餓，驚恐，疲倦，高興……種種複雜原

因，竟像鬼迷七竅一樣，對所在地之形勢，無法辨別其方向。我們由田間小徑，向前澆走，遠遠看見紅燈籠，我們曉得那是戰壕，我們的前進方向，只是往戰壕處快走。我正在泥濘中向前邁進，忽由路旁出來兩個丘八，手執長槍，向我們大喊道：

「那兒來的？站住！」

「逃難的！剛由戰壕上過來，檢查了的！」

須君悌用東邊口音一面答他，一面站住了！我也站住了！丘八走到我們跟前，一個拿槍示威，一個喊道：

「鈕扣解開！身上帶的甚麼？檢查一下！」

可憐我們兩人，此時已走在六元大洋的勢力範圍以外了，丘八爺既檢查，你還敢說個不字呢！

須君悌解開難民衣服之扣，紅色的西裝毛衣現了出來，丘八要在毛衣的線上檢查違禁物品，須君悌只好脫下毛衣，讓丘八拿個戰壕中細加檢查。丘八把毛衣夾在肘下以後，又向須君悌插袋裏尋出五元現洋，方才給了須君悌面子，再不會脫其他衣服。轉向我問道：「你拿的這件衣服是幹嗎的？」我急中生智，連忙答道：「送給你吧！我用不着牠！」丘八對我很客氣，說道：「是的，我們在戰

據上很苦呢！」他拿去我的灰色夾袍，再不

會檢查我！我們越過又向前走了！

倒霉了永久是倒霉的！我們正在提心吊膽的向前走動，迎面又來一個丘八，他沒有拿槍，只穿得一身灰軍衣，他又來檢查我們，照樣要我們解開裏衣，向抽袋內搜尋！衣袋內是沒甚麼可拿了，結果在大雨濛濛的霧天中，把我帖身穿的那件白布小衣脫了去，幸而苦人耐命，不然那真要馬上使人得病了！好在我的一元大洋，及價值一元的錢票，當我蹲在戰壕那邊時，已悄悄放在染汚泥的破鞋底裏，用泥腳踏看，丘八不脫爛鞋。所以錢也沒被搜去！

步步荆棘，處處賊盜，甚矣哉，當時之行路難也！我們的目的地是西安東十里舖，因為圍城主帥住在那裏，張辛南先生也住在那裏，我們打算找到張先生，再找到主帥，一方面爲自己想出善後辦法，他方面爲其他師友們的生命謀安全。經過兩番攔劫之後，我們以爲現在可以無事了！不料走了半嚮，走到一個三叉口，又有一個黑影截路而來，我們心知又遇豺狼，絕非善類，然而欲避已是不及了！我們心生一計，乃自動趨前問路，問到十里舖還有幾遠？由那一條路走去才對？那個丘八突遭余等善言一問，注視良久，一則因爲我們要主帥所在地——十里舖

去。怕與長官不無交識；二則猛不防被我們拿好意一問，把惡態反無法變出了！只好漫應之曰：「這呢！你們從那兒來的？」

「城裏逃出！我們是商務印書館的伙計！」

「啊！城裏出來的？城裏還有人嗎？」

「快餓完了！一天死幾千！油榨樹皮早沒有了！」

「嗚！該死！再有兩月，不怕城不開！」

「哦！不怕城不開！從那裏去十里舖呢？老鄉！」

「就由此路去吧！小心着！」

我們得了他「去罷！」的一個口聲，便即剝由一條路向前走去，再也不敢回頭。不過心中暗自想道，「該死？」——「真該死嗎？究竟說該死呢？該死者不死，不該死者都死了！誰該死呢？」

經過多半年的飢餓——尤其今天自早至晚，未見一口湯水，還碰到多次的驚嚇，須君梯已頹疲得不像樣子了！他走在滑輾的小道兒上，如醉人然，東顛西倒，屢次跌臥在泥水裏面而不能自起！我比較能受苦點，所以扶着他漫漫兒向前掙扎。頃之，走到一個小村落所在，遠遠望見有明燈盞盞，我們心中頓覺清醒，好像前途已有光明，也好像由陰間轉回了陽世。我們也不知那是甚麼地方

，甚麼村莊，我們只覺得已走近了人世。與魔鬼離遠了，我們很愉快！我們看見路旁有個小小破屋，在泥水中擺動着的人，見了此破屋，心中已着實欣羨，覺得能夠安身在破屋裏，避過蕭蕭風雨，渡過漫漫長夜，已是心滿意足。我於是對須君憐商量說：我們不能再前進了，就在這裏休息了吧！須君憐疲乏已極，在喘息匆促中連忙贊成了我的提議。

我們進了房門，黑黢黢的，陰森森的，在不辨一切之中，聽見屋角有呻吟的人聲。要在平日，又把我們大大的嚇一條！但在當時，我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害怕，即或真有一個鬼冤魂在那裏，我們也要進去與他爭這個唯一的休息場所了。

我們走進屋裏，直到另一屋角，我們坐倒在地上，沉重的溼衣，與冷冰了的汗，使全身肌膚痛苦到不能言喻！須君憐躺下了，躺在冰冷的地上了，長長快出了幾口氣！房子是破爛的，由房頂漏進的水，一處處停着流着！在黑暗中有時還發出明光來！屋之另一角，更完全脫漏：大雨如注的落進屋裏，浙浙漚漚，不時把水球兒直濺到我們身旁來。

一時，又有難民兩人進來，他們抱來些麥草。他們到此稍早，先到附近人家去要柴

火，預備在這裏過夜。現在回來了，他們點着了麥草，在火光中我才看見這是一個關帝廟，神像都早已腐朽敗壞，只有幾根塑成神像的木柱子立着。我又看到這小小破屋，原來已有四五人在內，其中有兩小孩子。火着得很大，難民們都來加入烤。我扶起須君，也走近火旁，蹲下去沾人之光，烤自己的衣服。在真正的患難之中，誰也是很有良心的，人對人似乎很容易起同情心。素不相識的人，都能夠互相憐惜，互相幫助。那幾位同難者，看到我們的可憐景况，連忙讓出些火光地位，使我們趕快來烤一烤。我的衣服全濕透，怕他更要受不了哩！

我們正在苦中享樂——烤火——痛定思痛之時，腹中忽然——鹿——鹿——的響了！好像在說：先生！整天沒見飯了！難道你們逃出戰壕，有火可烤，就把我飢腸忘了嗎？快拿吃的來！不然，將要對不起你們了！我們聞此呼聲，雖然心中暗自焦急，但表面上仍力持鎮靜態度，置之不理！我正在萬感交集中出神之時，忽有人向我叫道：

「潘先生！你不是平民潘先生嗎？」

很奇怪了！誰還叫我？誰在此刻還認得我嗎？我由黑影中細細向聲處一瞧，原來是一個小難民，是一個平民小學生！在西安

城未被圍困以前，我們在學校裏會辦了一處平民學校。那平民學校的經費是教授與同學們大家捐助的。平民學校的教員由同學們義務兼任，學生都是貧民女子，一共有七八十人，女學生佔三分之一。學校組一校董會，由校董會推舉一人為主任，再由主任負責聘教員。我會被舉為主任，所以課暇之餘，常去平民學校辦事，而且還給學生教授平民課本。因此，學生都把我認熟了，而且都叫我為「平民先生」！圍城已後，平民學校停辦，可愛又可憐的男女小學生，都不知流散到何處去了，我已幾個月不曾見到一個！不料在這裏又遇到一位，一聲「平民潘先生」，使我無話可說，幾乎掉下淚來！

這學生姓郝，名叫保全，有十三四歲，他父親是黃包車夫，他母親早已死了！他也是剛由城裏逃出來的。我當時問他，這是甚麼地方，他說那是王家莊，距大雁塔不遠，他的故鄉就在大雁塔南面二十里的地方。我問他：「此地有無賣飯的呢？」他說：「沒有！天已黑得早了，而且還下大雨着！此地此時，沒有吃的賣了！」我正覺得萬分失望之時，他又問我道：「先生沒有吃嗎？我還有——一點乾糧給先生吃！」，他從破爛衣服中取出了一片乾透的饅饅，在十分捨不得的態度中給我。我因為一則不忍從他手中要回那些

乾餅，二則那一點東西怎能夠我與須君兩人吃呢，所以我稱謝不要。他也就重新包在一個已經變成黑色的白手巾內，深藏在他那破舊的衣袋中了！

大雨仍是瀟瀟着，廟側吹進冷風，我們雖已烤乾了衣服，但不時心神打戰，頭有點昏暈。只好靠緊牆根，把一件衣服鋪着，把另一件蓋着，須君已疲乏得不能再動彈，很自然的睡倒了！

「鹿——鹿——鹿——」飢腸又在發言了！不吃點東西終不成話。我於是約同那位小學生，叫他引我的路，出了廟門，在大雨泥濘中向村中進發。表面上是要尋着買點飯吃，其實心中早已知道是要去討飯吃了！路上的水像河一樣流着。我們由曲折破爛的巷道中糊亂奔進，遠遠望見前面有明燈一盞，心中好不高興。以為既有燈光，必有人家，既有人家，必有吃喝，或者可以給我們一點。我們走近燈光一看，乃係一座土地廟，中有兩人相對談閑。我開始問道：「先生，這裏可有賣飯的嗎？」其人注視我們良久，答曰：「這是廟，那有飯賣！」。保全孩子，畢竟是懂得下層社會的人心，也慣於恭維一切人，他覺得他自己是人類中的弱者，他繼續向廟裏人問道：

「爸爸！我們是城裏逃出來的難民。這

裏可有些殘湯廢飯給我們吃嗎？」

「沒有！這是廟啊！我們早吃過了！你們是城裏逃出的？這麼遲才出來嗎？」其人說！

「是的！我們一早就出城！這時才到此地，一天沒吃！」保全答。

「啊！一天沒吃！那邊有人家，你們去看看有沒有吃的！」其人一面這樣說，一面指向東北方一個小巷道。

我們隨着其人的指示，來到小巷口，在黑暗中踏着泥水向裏走。約行十餘步，見有一家大門尚未關閉，門裏似有燈光。我們不怕狗咬，不怕人罵，披門直入。燈光亮處，有一小屋，屋中一位老婦，由窗中可以看清楚，面上很和善的。我當時不知怎樣開口才對。以前在家門上看見的乞丐影子，及乞丐要飯的呼聲，都一一在心頭浮出，像電影般一幕一幕的演映。但我不知應採取那一種形式，說那一套話，才可以使主人聽了動其慈悲之心。我才知道乞丐要飯的技術，要比大政治家發表主張的演講難得多！不但難於開口，而且如果說錯了，馬上就要碰個釘子，殘湯廢飯依然是一點得不到的！我正在沒法子開口的當兒，保全開口了！他在這點上比我聰明百倍以上。他說的話句句恰當。在我聽來，簡直是望塵莫及！他向老婦人

說道：

「太太！我們是逃難的！剛由城裏逃出來，一天沒吃飯。不知太太處有無殘湯廢飯？給我們吃嗎？」

「哦！城裏逃出的？有這樣遲，湯怕已經冷了吧！」老婦一面這樣說，一面站了起來，用驚異而帶有憫憐的眼光，注視我們。

「我們一天沒吃，冷湯也好，只要有，喝一點就行了！」我此時才說出了這樣幾句話。

「啊！隊伍，真害死人！六七個月了，還分不出誰勝誰敗！只是讓踏死了許多好人，城裏城外都鬧得不能安然！」老婦一面罵着說着，一面領我們走向她的灶房裏去。

老婦開了灶房門，把燈放在灶頭上，把鍋蓋一揭，從鍋裏拿出一盆黃米稀飯。先舀了兩大碗給我們兩人，她又拿來滿滿一盤米麵蒸饅，教我們泡在湯裏慢慢兒吃。她又說：

「我也是當過難民不久的，我先由城外逃到城裏，又從城裏逃了出來！城裏人設的難民收容所，我還住了許多日子。唉！那許多難民，如果到現在還沒有逃出來的，怕都餓死了吧！城裏人還有多少？」她說時不勝感傷，她很記掛城裏的難民，她很不忍教城裏的老百姓都餓

死！

死！

「唉！城裏日死千人以上，兵大爺還大吃大喝哩！」保全一面吃饅，一面答覆老婦。

「可憐！真可憐了老百姓！唉，該殺！這些隊伍，真該殺！城裏城外沒有好的！」老婦忿恨到極點，才罵出這幾句真輿論。

我幾口喝完一碗米湯，又舀了一碗喝，連喝三碗，才覺得精神充足了！米湯是瀟的，不大熱也不大涼，正合於大喝而特喝。米極稀爛，糊糊的，真好喝極了！不要說，饅者甘飲。就是在不渴時，已經多半年不曾嘗過那樣香而美的米湯了！我先渴好了米湯，再來吃米饅。那米饅更是城中夢想不到的食品！我連吃三個，只覺得甘香可口，未吃出是甚麼味道。經過這一吃喝之後，我才覺得到城外別有天地，不在我冒險受苦的跑出來了一場！

我們吃飽了以後，我又想起睡在廟中的鎮君梯，他身體精神，遠不如我，一樣終日不見一點食物，多可憐啊！一個大學教授！因向老婦道：

「謝謝！我們吃飽了！但是我們還有一位同伴，他睡在鎮王廟裏，也是一天沒有吃，可否再容許我們拿回一點饅一盤湯，給他吃嗎？」

「還有一個嗎？可以拿些給他！」老婦又取出兩個饅頭，舀了一大碗米湯，教我們給

一份公道的函件

竹齋

須君悌拿去吃嗎。

(待續)

公道社的先生們：

威德得很！先後承惠贈到「公道」第一卷五兩期。琳瑯滿目，字字珠璣！真叫我如同劉佬佬初進大觀園目不暇接。

拜贈厚賜，尚不知主人幾何？向誰道謝？在「公道」底作者的署名中似曾看到一二面熟的知己，若用聯想法，我想許多面生的筆名內必定有我所「親愛」的朋友？

老子一氣化三清，孔二他佬的法寶中似曾有一位一體的擇愛咒訣——直，諒，多聞；不曉得什麼人後來竟把這可親愛的人生法寶——好朋友，給它載上似是而非的冠冕——所謂稱好朋友為「畏」友。我真不明白其為什麼如此其理由？本人今大胆地替它取去這不適腦袋的冠冕——畏友稱謂，換上新時代精神的高筒帽——親愛，我想為它見了必定要喝聲：責打三千！「公道」中的朋友閱者不會也要大罵佻健，混帳嘿！

解釋或有差別，意思我是純善的——邏輯是這樣：夠得上稱聲知己的朋友，彼此都應相互「親愛」——孫中山先生也不是說過同志應互愛精誠嗎——而不可相互而畏。人情皆

常，唯「親愛」才能親近。「畏」則必遠避；老實說怕怕者縱或相知，下焉者瑟縮其態，言不由衷，極端自抑逢迎，何則？怕也！上焉者刁假做作，勉強撐持，岸然自尊，此為接受人之怕也。試問朋友間相如此虛偽欺詐，「直」與「諒」從何表出？多聞固可師！唯「親愛」才能請益其知所不知；畏則遠避不遑，「友多聞」於友何益哉！根據這種理由，所以我敢稱你們是我「親愛」的。

夠了夠了！大年初一——陰歷雖廢，舊習猶存，號稱最文明的上海社會今日尤桃符鑼鼓，相映成趣；對面的大嫂子見着當家的，連聲恭喜發財——廢話大串，也不怕人家罵你不懂世務——懂世務的話，不抵抗方為救國——愛時光——不錯，錦綸送給敵人都

在兩個新年——國歷新年。閑話少說，履霜應知懷冰，不要在受人家剝皮時還自己麻木不知痛癢。敬祝諸位為「公道」努力，保持着永遠獨立的中華大國民資格。

言歸正傳，「公道」何公道？我因未拜見她新裝出閣的真面目——未拜讀到「公道」創刊，殊未能知其所為，「公道」。「公道」的先

生們在四期屁股上——新聞記者告我說：報紙的副刊及雜誌末頁叫做屁股。理由恕不探告！——掠美似的「郵政匯兌，簡便迅速」的膺賞郵筒內的一封信中，和五期的「一九三三年的公道」三條標準路線內約略給了我一個「公道」所自公道的輪廓啓示。恭祝「公道」前程邁進！「公道」萬歲！萬萬歲！！主張公道者萬萬歲！！

在這牛吃穀，馬耕田底年頭兒，修講真理有同癡人說夢？惟透頂聰明的「公道」作者方會自己認為呆子。

國聯會員國中的幾個帝國主義者——英法日意——她們都是吃得肚皮膨脹，瀉泄無地——生產過甚，人口激增，使她們不能不急找地方移殖人貨；侵略世界的弱小乃她們暗中相互公意的私相默契。誰來管你東北被人暗暗侵佔，出頭主張公道——除靠自己有誰來？！在此我很佩服「公道」的作者借讀「西北倒毒又光明」落個公而不道的筆名。這樣神化地用襯托的寫實，直赤裸揭破着國際帝國主義者暗中公謀瓜分弱小民族而不宜之明言的大黑幕。

「一二八」事變起後，上海的和向曾經發起過哈噫息戰的頑意兒，果然我佛慈悲，中日簽訂了停戰協定——不過，據聞這乃是英帝主義者恐為戰事延長，影響其在中國中

部的商業利益，竭力斡旋允許不過向日本在滿洲任何行爲的結果——去年又鬧過什麼金剛會場請△△活佛蒞臨爲國消災。大約活佛不如上海九孔竟頭和尚的本領大？日本人却進一步奪佔了榆關。這也無怪，秉萬鈞者才力足以安內（？）而不能以攘外，大家對此人力失策，祇好聊以希天。

「九一八」至今計已年餘，政府抵抗仍是口頭長期，另一部分的人却在希冀日本不義自斃。或期被人亡國後以地大人衆的勢力像過去同化滿蒙人樣的同化日本。巨頭要人們也說美俄聯必助我，好吧！端坐在樂天。

去秋某日悶極踱步公園，無意中得着一個收穫；錄此以彰「公道」。兩個上海人對話
 「問：儂啊知道政府裏廂末啥事體東洋賊佬打進來了不和他相打？難道哈是國家養兵來殺老百姓？答：儂格噯人其是阿本林！國家養兵是爲了安內，對外打戰是可以不必噯；中國人噯事體，祇顧自己飽，不問別人飢；軍閥，政客，黨痞，買辦有的是老百姓的洋銀子，亡了國與他們有啥關係？小老母一夾坐上飛機跑到外國去長久白相，比在中國享受的舒適多了，爲啥事體要來和東洋賊

佬拚命？他們不是像儂樣阿本林呢。」當時我靜聽了這則對話，寂寞的侵襲早被嚇跑了，想到人家亡國後會坐飛機跑到外國去做寓公，我呢？真也想學鵬程萬里？

國事尚未至毫不可爲，人心未盡全死，藩變起後馬占山已效騶鳴首先抗日，接着義軍四起殺敵，不愧自我仇仇。今日好在國聯又已示我絕望，政府人民都已覺悟「解難救危」端宜求諸在己。從此同心協力，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果能智力財貨，各捐所有，則否極泰來，多難興邦，不至成其空話。屆時歌聲凱奏，雲彩月霞之下，朗亭醉酒。天吾同慶。世界祥和，出諸「公道」！

嚕哩嚕哩說上這麼多，說不定還要引起「公道」先生的嗔態？千萬請別要誤會，縱然咋舌根也不敢侮辱及你們！

「公道」每期沽價三分，二期二三如六，外添上寄費二分，總共實數，一角尙欠二分（來數）今我寄信郵費去資五分，信封三枚一個計一分，稿紙四張二分四（六塊錢一千照扣）總共實數八分四（去數）兩抵你們欠我四厘。往來情重，暫准挂賬。勤筆免思，請即入簿，以昭公道！

竹齋先生：

大函誦悉，好像金魚躍海，使人無從管擬！好在至盤刊出，公之於衆了！讀者見了以後：誇贊你，我們也不管；咒罵你，我們更不負責任！只有一點要聲明：你的此件太重，成爲欠費，罰我郵票壹角，方才取了回來！據你的賬來說，我們還欠你四厘；但據我們的賬，此刻你還欠九分六厘。因爲壹角除去四厘，不是你倒欠九分六厘嗎？

不過你不要憂愁！難道這點債務你都負擔不了嗎？只要你是好買主，能多作金魚躍海的文章，我們很放心你，你不要怕馬上來追討！我們打算再給你補寄一、二、三、各期公道共三本，價值九分，連這九分六厘算在一起，其總合大洋一角八分六厘。照你前次八分四厘的價值計算，還得寄來兩片稿子，下賬的一分八厘，作爲你的紅利，可去四馬路同興樓飽餐一頓！哈！哈！

還有一點，下次先稱後寄，不要再叫國家賺利，我們吃虧！

編者 卅一日